

总集

四庫家藏

綱領

曰思無語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提氏曰思也○謝語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誠也○

文选

五

澤蓋法性非待君子之於詩非徒讀以考先王之澤蓋意而傳度禮樂雖亡於此猶能供興其深微之意而怨而不之故其爲言率皆樂而不淫憂而不困怨而不過曰怨哀而不愁如綠衣傷已之詩也其言不過其言不我思古人俾無說弓擊鼓怨上之詩也其言大夫多過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至軍旅數起大夫難以風役止曰自詒伊阻行役無期度思其危難以之澤蓋常六過曰詩無九周而己古夫言天下之事



文 选

(五)

◎ ◎ ◎ ◎
张 陈 [梁]
枋 明 唐]
之 洁 李 萧
善 统

审 整
阅 理
注 编



卷第四十七

颂

圣主得贤臣颂

善曰：《汉书》曰：王褒既为益州刺史王褒作《中和》、《乐职》、《宣布诗》，王褒因奏言褒有轶才。上乃征褒。既至，诏为《圣主得贤臣颂》。

王子渊

夫荷旃被纛者，难与道纯绵之丽密（应劭曰：不知纯绵之丽密也。瓚以为纯丝）；羹藜啜糗者，不足与论太牢之滋味（服虔曰：藜，音舍。糗，干食也）。今臣僻在西蜀，生于穷巷之中，长于蓬茨之下（《战国策》张仪曰：蜀，西僻之国，而戎翟之长也。《风赋》曰：起于穷巷之间。《列子》曰：北宫子庇其蓬室，若广厦之荫。《广雅》曰：茨，覆也），无有游观广览之知，顾有至愚极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应明旨。虽然，敢不略陈愚心而抒情素（《战国策》蔡泽说应侯曰：公孙鞅事孝公，竭知谋，示情素）！

记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审己正统而已（服虔曰：恭，敬也。胡广曰⁽¹⁾：五始：一曰元，二曰春，三曰王，四曰正月，五曰公即位）。夫贤者，国家之器用也。所任贤，则趋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则用力少而就效众。故工人之用钝器也，劳筋苦骨，终日矻矻（如淳曰：矻矻，健作貌，苦骨切）。及至巧冶铸干将之璞，清水淬其锋，越砥斂其锷（应劭曰：传曰：得一宝剑，不如一珣冶。珣冶，即巧冶也。《越绝书》曰：楚王召风胡子而问之曰：寡人闻吴有干将，越有珣冶，愿请此二人为铁剑。《吴越春秋》曰：干将者，吴人，造剑二枚，一曰干将，二曰莫



耶。郭璞《三苍解诂》曰：焮，作刀鉴也。焮，子妹切。鉴，工练切。《说文》云：焮，剑刃也。晋灼曰：砥石出南昌，故曰越砥），水断蛟龙，陆剗犀革（胡非子曰：负长剑，赴榛薄，析兕豹，赴深渊，断蛟龙。《字林》曰：剗，截也。《汉书音义》曰：剗，章究切），忽若簪汜画涂（如淳曰：若以簪扫于汜洒之处也。簪，音遂。涂，路也），如此则使离娄督绳，公输削墨，虽崇台五层，延袤百丈而不濶者，工用相得也（《孟子》曰：离娄之明。赵岐曰：古之明目者也，黄帝时人。郑玄《礼记注》曰：公输若，匠师也。般、若之族，多伎巧者也。《史记》曰：蒙恬筑长城，延袤万余里。王逸《楚辞注》曰：濶，乱也，胡困切）。庸人之御驽马，亦伤吻弊策而不进于行，胸喘肤汗，人极马倦。及至驾啗膝，驂乘旦（应劭曰：马怒有余气，常啗膝而行也。张晏曰：啗膝、乘旦，皆良马名也。驾则旦至，故以为名），王良执靶，韩哀附舆（张晏曰：王良，邠人，无恤也。《世本》云：韩哀侯作御也。时已有御，此复言之，加其精巧也。《音义》或曰：靶，音霸，谓轡也），纵骋驰骛，忽如影靡，过都越国，蹶如历块；追奔电，逐遗风（遗风，风之疾者也），周流八极，万里一息。何其辽哉！人马相得也。故服絺绤之凉者，不苦盛暑之郁燠（《论语》曰：当暑絺绤。孔安国曰：絺绤，葛也）；裘狐貉之暖者，不忧至寒之凄沧（《论语》曰：狐貉之厚以居）。何则？有其具者易其备。贤人君子，亦圣王之所以易海内也。是以呕（一侯切）喻受之（应劭曰：呕喻，和悦貌），开宽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夫竭智附贤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树伯迹。昔周公躬吐握之劳，故有囹圄之隆（《韩诗外传》曰：成王封伯禽于鲁，周公诫之曰：无以鲁国骄士。吾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也。《文子》曰：法宽刑缓，囹圄空虚）；齐桓设庭燎之礼，故有匡合之功（《韩诗外传》曰：齐桓公设庭燎，为士之欲造见者，期年而士不至。于是东野人有以九九见者，桓公使戏之曰：九九足以见乎？鄙人曰：臣不以九九足以见也。臣闻君设庭燎以待士，期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贤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为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而君犹礼之，况贤于九九者乎！桓公曰：善。乃

礼之。期月，四方之士相选而并至矣。《论语》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又，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由此观之，君人者勤于求贤而逸于得人。

人臣亦然（《吕氏春秋》曰：贤主劳于求贤，而逸于治事）。昔贤者之未遭遇也，图事揆策，则君不用其谋；陈见惓诚，则上不然其信（郭璞《三苍解诂》曰：惓，诚信也，苦本切）。进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于鼎俎，太公困于鼓刀（《鲁连子》曰：伊尹负鼎佩刀以干汤，得意故尊宰舍。《尉繚子》曰：太公屠牛朝歌。《文子》曰：伊尹负鼎而干汤，吕望鼓刀而入周），百里自鬻，甯戚饭牛，离此患也（《孟子》万章问曰：或曰百里奚自鬻于秦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不然，好事者为之也。甯戚饭牛，已见邹阳上书）。及其遇明君，遭圣主也，运筹合上意，谏诤则见听，进退得关其忠，任职得行其术，去卑辱奥溲而升本朝，离蔬释蹢而享膏粱（张晏曰：奥，幽也。溲，狎也。辱，污也。如淳曰：奥，音郁。应劭曰：离此蔬食，释此木屣。瓚案：屣，以绳为屣也。《国语》：栾伯请公族大夫，膏粱之性难正也。贾逵曰：膏，肉之肥者；粱，食之精者。言其食肥美者，率骄放，其性难正也），剖符锡壤，而光祖考，传之子孙，以资说士。故世必有圣智之君，而后有贤明之臣。虎啸而谷风冽，龙兴而致云气（《周易》曰：云从龙，风从虎。《管辂别传》曰：龙者阳精，以潜于阴，幽灵上通，和气感神，二物相扶，故能兴云。虎者阴精，而居于阳，依木长啸，动于巽林，二数相感，故能运风），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阴（《易通卦验》曰：立秋蜻蛚鸣。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虫名，世谓之蜻蛚也。《毛诗传》曰：蜉蝣，渠略也。又《虫鱼疏》曰：渠略甲下有翅，能飞，夏月阴时出地中）。《易》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乾卦》之辞也。龙以喻大人。言龙飞在天，喻圣人之德显，故天下万物而利见之。王肃曰：大人在位之日也）。《诗》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国”（《毛诗·大雅》文也。毛苌曰：皇，天也。郑玄曰：思，愿也。愿天多生贤人于邦）。故世平主圣，俊乂将自至，若尧、舜、禹、汤、文、武之君，获稷、契、皋陶、伊尹、吕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列布（《尚

书》曰：厥后惟明明。又曰：则以穆穆在乃位），聚精会神，相得益章。虽伯牙操遯钟，蓬门子弯乌号，犹未足以喻其意也（晋灼曰：遯，音迭递之递。二十四钟各有节奏，声之不常，故曰递钟。瓚以为《楚辞》曰：奏伯牙之号钟。马融《长笛赋》曰：号钟高调。号钟，琴名也。谓伯牙以善鼓琴，不说能击钟也。且《汉书》多借假，或以遯为号，不得便以迭递判其音也。善曰：《孙卿子》曰：羿、蓬门，善服射者也。《吴越春秋》陈音曰：黄帝作弓，后有楚狐父以其道传羿，羿传蓬蒙。《汉书》曰：黄帝鼎成，龙迎黄帝。黄帝上骑，小臣持龙髯，拔堕，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龙髯号，故名其弓曰乌号）。

故圣主必待贤臣而弘功业，俊士亦俟明主以显其德。上下俱欲，欢然交欣，千载一会，论说无疑。翼乎如鸿毛遇顺风，沛乎若巨鱼纵大壑（《春秋保乾图》曰：神明之应，疾于倍风吹鸿毛）。其得意如此，则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横被无穷，遐夷贡献，万祥必臻。是以圣主不遑窥望而视已明，不殚倾耳而听已聪。恩从祥风翔，德与和气游，太平之责塞，优游之望得（为君之道，冀太平而优游。今已太平，是责塞也；今已优游，是望得也。《史记》泄公曰：今王已出，吾责塞。《尚书大传》曰：周公作乐，优游三年）。遯游自然之势，恬淡无为之场（《庄子》曰：夫恬淡寂寞，虚无无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休徵自至，寿考无疆，雍容垂拱，永永万年（《尚书》曰：垂拱而天下治）。何必偃仰训信若彭祖，响噓呼吸如乔松，眇然绝俗离世哉（《庄子》曰：吹噓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为寿而已矣。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列仙传》曰：王子乔好吹笙，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又曰：赤松子者，神农时雨师也，至昆仑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盖信乎其以宁也！

赵充国颂

《汉书》曰：成帝时，西羌常有警。上思将帅之臣，追美充国，



乃召黄门郎杨雄，即充国图画而颂之。

杨子云

明灵惟宣，戎有先零（《汉书》曰：诸羌先零豪。然先零，羌别号）。先零猖狂，侵汉西疆（《汉书·宣纪》曰：元凤元年，西羌反）。汉命虎臣，惟后将军（《毛诗》曰：进厥虎臣，阍如虓虎。《汉书》曰：昭帝时，擢充国为后将军）。整我六师，是讨是震（《汉书》曰：遣后将军赵充国击西羌。《毛诗》曰：整我六师，以修我戎。又曰：徐方震惊）。既临其域，喻以威德（《汉书》曰：充国至西部都尉府，欲以威信招降罕、开，乃上疏曰：因田致谷，威德兼行）。有守矜功，谓之弗克（应劭曰：酒泉太守辛武贤言充国屯田之便，不如击之。《论语》曰：重耳反满，伐德矜功）。请奋其旅，于罕之羌（韦昭曰：罕，羌名也。苏林曰：在金城南。武贤言，但击罕羌，先零自降也）。天子命我，从之鲜阳（应劭曰：宣帝使充国共讨罕、开于鲜水阳）。营平守节，屡奏封章（《汉书》曰：充国封营平侯，屡奏封章，言屯田之便，不从武贤之策）。料敌制胜，威谋靡亢（制胜，已见张景阳《杂诗》）。遂克西戎，还师于京（《汉书》曰：充国奏言：凡斩首七千六百级，降者三万一千二百，请罢屯兵。奏可。充国振旅而还）。鬼方宾服，罔有不庭（《毛诗》曰：内夷于中国，覃及鬼方。毛萸曰：鬼方，远方也。《世本注》曰：鬼方，于汉则先零戎是也。《尚书》曰：惟周王四征弗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诗人歌功，乃列于雅（《诗·小雅》曰：方叔莅止，其车三千。又《大雅》曰：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在汉中兴，充国作武。赳赳桓桓，亦绍厥后（《毛诗》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尚书》曰：武王曰：勗哉夫子尚桓桓）。

出师颂

范曄《后汉书》曰：邓鹭，字昭伯，女弟为和熹皇后。安帝立，鹭为虎贲中郎将，封上蔡侯。凉部叛羌，摇荡西州，诏鹭将兵击之，车驾幸平乐观饯送。鹭西屯汉阳，征西校尉任尚与羌战，大败



之。遣中郎将迎拜鹭为大将军。既至，大会群臣，赐以束帛乘马。

史孝山 范晔《后汉书》曰：王莽末，沛国史岑，字孝山，以文章显。《文章志》及《集林》、《今书七志》并同，皆载岑《出师颂》，而《流别集》及《集林》又载岑《和熹邓后颂并序》。计莽之末，以论和熹，百有余年。又《东观汉记》东平王苍上《光武中兴颂》，明帝问校书郎此与谁等，对云前世史岑之比。斯则莽末之史岑，明帝之时已云前世，不得为和熹之颂明矣。然盖有二史岑，字子孝者仕王莽之末，字孝山者当和熹之际，但书典散亡，未详孝山爵里，诸家遂以孝山之文载于子孝之集，非也。鹭则邓后之兄，元舅则鹭也。

茫茫上天，降祚有汉。兆基开业，人神攸赞。五曜霄映，素灵夜叹。皇运来授，万宝增焕（《汉书》曰：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东井，沛公至霸上。应劭曰：五星所在，其下以义取天下也。又曰：高祖夜经泽中，有大蛇当径，拔剑斩蛇，蛇分为两。后人至蛇所，有一妪夜哭，人问妪，妪曰：吾子白帝子，化为蛇当道，今者赤帝子斩之也）。**历纪十二，天命中易**（《汉书》曰：汉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也）。**西零不顺，东夷遘逆**（西零，即先零也）。乃命上将，授以雄戟（《子虚赋》曰：建干将之雄戟）。桓桓上将，实天所启（桓桓，已见上文。《左氏传》：晋侯赐毕万魏，卜偃曰：以是始赏，天启之矣）。允文允武，明诗悦礼（《毛诗》曰：允文允武，昭格烈祖。《左氏传》赵衰曰：邲穀说《礼》、《乐》而敦《诗》、《书》）。宪章百揆，为世作楷（《礼记》曰：仲尼宪章文、武。《尚书》曰：纳于百揆。《礼记》曰：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昔在孟津，惟师尚父（《尚书》曰：武王伐殷，师渡孟津。《毛诗》曰：维师尚父，时惟鹰扬，谅彼武王）。素旄一麾，浑一区宇（《鬻子》曰：武王伐纣，乃命太公把旄以麾之，纣军反走。《尚书》曰：王右秉白旄以麾）。苍生更始，朔风变楚^[2]（苍生，犹黔首也。《尚书》曰：至于海隅苍生。朔，北方也。楚，南方也。《史记》子贡问乐曰：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纣为朝歌北部之音，身死国亡，何也？

夫《南风》之诗者，生长之音，舜乐好之，故天下治也。夫北者，败也。鄙者，陋也。紂乐好之，故身死国亡。薄伐殛狁，至于太原（《毛诗·小雅》文也。郑玄曰：薄伐，言逐出之而已）。诗人歌之，犹叹其艰。况我将军，穷城极边。鼓无停响，旗不缚囊。泽沾遐荒，功铭鼎铉（《礼记》曰：夫鼎者有铭。铭者，论撰其先祖之德，美功烈勤劳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周易》曰：鼎，金铉）。我出我师，于彼西疆（《毛诗》曰：我出我车，于彼牧矣）。天子饗我，路车乘黄。言念伯舅，恩深《渭阳》（《毛诗序》曰：《渭阳》，康公念母也。我见舅氏，如母存焉。又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阳。何以赠之，路车乘黄）。介珪既削，列壤酬勋（《毛诗》曰：锡尔介珪，以作尔宝）。今我将军，启土上郡（《尚书》曰：建邦启土也）。传子传孙，显显令问（《毛诗》曰：假乐君子，显显令德。又曰：令问令望）。

酒德颂

刘伯伦 臧荣绪《晋书》曰：刘伶，字伯伦，沛国人也。志气旷放，以宇宙为狭。著《酒德颂》。为建威参军。卒以寿终。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老子》曰：善行无辙迹。马融《琴赋》曰：游闲公子，中道失志，居无室庐，罔所自置）。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榼提壶（《说文》曰：榼，酒器也，苦閏切）。唯酒是务，焉知其余。有贵介公子，搢绅处士（《左氏传》曰：伯州黎谓郑皇颉曰：夫子为王子围，寡吾之贵介弟也^[3]。司马相如《封禅书》曰：因杂搢绅先生之略术。臣瓚曰：縹，赤白色。绅，大带。应劭《风俗通》曰：处士者，隐居放言）。闻吾风声，议其所以。乃奋袂攘襟，怒目切齿（《北征赋》曰：遂奋袂而北征。《战国策》张仪说魏王曰：天下游士，莫不瞋目切齿）。陈说礼法，是非锋起（《春秋感精符》曰：祸乱锋起，君若瞽瞍）。先生于是方捧墨承槽，衔杯漱醪（刘熙《孟子注》曰：槽者，齐俗

名之如酒糟也)。奋髯踞蹠,枕曲藉糟(《汉书》曰:朱博迁琅邪。齐部舒緩。博奋髯抵几曰:观齐儿欲以为俗耶?又曰:尉佗魑结箕倨)。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豁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庄子》曰:知反于帝宫,见黄帝而问焉,曰:何思何虑则知道?黄帝曰:无思无虑始知道。《毛诗》曰:君子陶陶)。俯观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广雅》曰:扰扰,乱也。焉如,犹何如也)。二豪侍侧,焉如螺赢之与螟蛉(二豪,公子、处士也。随己而化,类螺赢之变螟蛉也。《法言》曰:螟蛉之子,螺赢祝之曰:类我,类我。久则肖之矣。逮哉,七十子之化仲尼也^[4]。李轨曰:螟蛉,桑虫也。螺赢,蜂虫也。肖,类也。蜂虫无子,取桑虫蔽而殪之,幽而养之,祝曰:类我。久则化而成蜂虫矣。逮疾哉,二三子受学仲尼之化疾也)。

汉高祖功臣颂

· 陆士衡

相国郑文终侯沛萧何,相国平阳懿侯沛曹参,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韩张良,丞相曲逆献侯阳武陈平,楚王淮阴韩信,梁王昌邑彭越,淮南王六黥布,赵景王大梁张耳,韩王韩信,燕王丰卢绾,长沙文王吴芮,荆王沛刘贾,太傅安国懿侯王陵,左丞相绛武侯沛周勃,相国舞阳侯沛樊哙,右丞相曲周景侯高阳酈商,太仆汝阴文侯沛夏侯婴,丞相颍阴懿侯睢阳灌婴,代丞相阳陵景侯魏傅宽,车骑将军信武肃侯靳歙,大行广野君高阳酈食其,中郎建信侯齐刘敬,太中大夫楚陆贾,太子太傅稷嗣君薛叔孙通、魏无知,护军中尉随何,新成三老董公、轲生,将军纪信,御史大夫沛周苛,平国君侯公,右三十一人,与定天下安社稷者也。颂曰:

芒芒宇宙,上埏下馘(天以清为常,地以静为本,今上埏下馘,言乱常也。埏,不清澄之貌也,楚锦切。《国语》观射父曰:民神异业,敬而

不蹶。贾逵曰：蹶，嫌也。波振四海，尘飞五岳（波振、尘飞，以喻乱也）。九服徘徊，三灵改卜（《周书》曰：乃辨九服之国。《春秋元命苞》曰：造起天地，铸演人君，通三灵之眚，交错同端）。赫矣高祖，肇载天禄（《尚书》曰：天禄永终）。沈迹中乡，飞名帝录（中乡，即中阳里也。《汉书》曰：高祖，中阳里人。《尚书璇玑铃》孔子曰：五帝出，受《录图》）。庆云应辉，皇阶授木（《汉书》范增谓项羽曰：吾使人望沛公，其气皆为龙，成五色，此天子气，急击之勿失。《春秋孔演图》曰：天子皆五帝精，必有诸神扶助，使开阶立遂。宋均曰：遂，道也。《春秋保乾图》曰：黑帝治八百岁，运极而授木。苍帝七百二十岁而授火。言汉之历运，为周木德所授也）。龙兴泗滨，虎啸丰谷（《尚书序》曰：汉室龙兴。《汉书》曰：高祖为泗上亭长。《淮南子》曰：虎啸而谷风至。《汉书》曰：高祖居沛丰）。彤云昼聚，素灵夜哭（《汉书》曰：高祖隐于芒、砀山泽间，吕后求常得之。高祖怪问吕后，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求得季。彤，丹色也。素灵夜哭，已见上文）。金精仍颢，朱光以渥（《汉书·郊祀志》曰：秦襄公自以居西，主少昊之神，作西畴，祠白帝。至献公时，栎阳雨金，以为瑞，又作畦畴，祠白帝。少昊，金德也。朱光，谓汉也。杀之者，明汉当灭秦也）。万邦宅心，骏民效足（《尚书》曰：宅心知训。又曰：俊民用章。曹植《与陈琳书》曰：骥騄不常一步，应良御而效足）。

堂堂萧公，王迹是因（萧何为丞相，故曰公。《论语》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绸缪眷后，无竞维人（《毛诗》曰：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外济六师，内抚三秦（《汉书》曰：汉王与诸侯击楚，何守关中。汉王数失军，何常与关中卒辄补缺。应劭曰：章邯为雍王，司马欣为塞王，董翳为翟王，分王秦地，故曰三秦）。拔奇夷难，迈德振民（《汉书》曰：何进韩信，汉王以为大将军。黥布反，上自将击之，使使问相国何为。曰：为上在军，拊循百姓。《尚书》曰：咎繇迈种德。《周易》曰：君子以振民毓德）。体国垂制，上穆下亲（《周礼》曰：惟王建国，体国经野。班固《萧何述》曰：营都立官，定制修文，然重威则上穆，



刑约则下亲)。名盖群后,是谓宗臣(班固《汉书》赞曰:萧何、曹参,位冠群后,声施后世,为一代之宗臣。张晏曰:宗臣,国所宗也)。

平阳乐道,在变则通(《论语》曰:贫而乐。《周易》曰:易穷则变,变则通)。爰渊爰嘿,有此武功(《庄子》曰:君子渊默而雷声。《毛诗》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长驱河朔,电击壤东(《汉书》曰:秦将王离围巨鹿,参击王离军成阳南,大破之。又击三秦军壤东,破之。文颖曰:壤东,地名也。班固《汉书》述曰:长驱大举,电击雷震)。协策淮阴,亚迹萧公(《汉书》曰:魏王豹反,参以假丞相别与韩信东攻魏将孙遨,大破之。又从韩信击赵,大破之。又从韩信击龙且,大破之。又曰:谒者郭秋曰:位次萧何第一,曹参次之)。

文成作师,通幽洞冥(《汉书》:张良终,谥曰文成侯。又曰:张良从容步游下邳圯上,有老父出一编书曰:读是则为王者师)。永言配命,因心则灵(《毛诗》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又曰:维此王季,因心则友)。穷神观化,望影揣情(《周易》曰:穷神知化,德之盛也。《史记》太史公曰:虞卿断事揣情,为赵画策。《鬼谷子》曰:测深揣情)。鬼无隐谋,物无遁形。武关是辟,鸿门是宁(《汉书》曰:汉王与良西入武关。良曰:臣闻秦将屠者贾豎,易动以利,今持重宝啖秦将。秦将果欲连和,沛公欲听之。良曰:此其将欲叛,士卒恐不从,不如因其解击之。沛公乃击秦军,大破之。又曰:项羽至鸿门,欲击沛公。良因要项伯见沛公,沛公令伯具言沛公不敢背项王。项羽意乃解⁽⁵⁾。《周易》曰:人谋鬼谋,百姓与能)。随难蒙阳,即谋下邑(随难蒙阳,见下文。《汉书》曰:汉王兵还至下邑。汉王曰:吾欲捐关以东,谁可与共功者?良曰:九江王英布,楚梟将;彭越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即欲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销印墓(忌)废,推齐劝立(《汉书》曰:项羽急、围汉王蒙阳,酈食其曰:诚复立六国后,楚必敛衽而朝。汉王曰:善。趣刻印,先生行佩之。良曰:谁为陛下画此计者?陛下大事去矣。且楚唯无强,六国复挠而从之,陛下焉得而臣之?汉王曰:趣销印。后韩信破齐,欲自立为齐王,汉王怒。良劝汉王因封

之。班固《汉书》述张良曰：推齐销印，驱致越、信）。运筹固陵，定策东袭。三王从风，五侯允集（《汉书》曰：汉王与齐王信、魏相国彭越期会击楚，至固陵，不会。汉王谓张良曰：诸侯不从，奈何？良曰：今能取睢阳以北至穀城，以王彭越；从陈以东傅海与齐王信，则楚易败也。于是韩信、彭越皆引兵来，黥布随刘贾皆会。项羽败，自刎。《淮南子》曰：施于寡妻，至于兄弟，天下从风。《汉书》曰：汉王用良计，诸侯皆至。《史记》曰：汉部五诸侯兵东伐楚。又，苏秦曰：梁从风而动）。霸楚实丧，皇汉凯入（《周礼》曰：师有功则恺乐）。怡颜高览，弥翼凤戢。托迹黄老，辞世却粒（《史记》良曰：愿弃人间事，从赤松子游耳。乃学辟谷，导引轻身）。

曲逆宏达，好谋能深（《西都赋》曰：大雅宏达。《论语》子曰：好谋而成）。游精杳漠，神迹是寻。重玄匪奥，九地匪沈（重玄，天也。《邓析子》曰：九地之下，重天之巅）。伐谋先兆，挤响于音（言将伐其谋，先其未兆；欲坠其响，在于为音。然兆为谋始，响为音初也。《孙子》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鹖冠子》曰：音者，所以调声也，未闻音出而响过其声者也）。奇谋六畜，嘉虑四回（《汉书》曰：陈平凡六出奇计，或颇秘之，世莫得闻。宋仲子《法言注》曰：张良为高祖画策六，陈平出奇策四，皆权谋，非正也。然机之此言，有符仲子之说，未详。相承而误，或别有所凭也）。规主于足，离项于怀。格人乃谢，楚翼实摧（《汉书》曰：淮阴侯破齐王，使使来言汉王。汉王怒而骂，平蹶汉王，汉王寤，乃厚遇齐使。《音义》曰：蹶，谓平蹶汉王足也。《汉书》陈平曰：项羽骨鲠之臣，亚父、钟离昧、龙且、周殷之属，不过数人。大王捐数万金，行反间，间其君臣，破楚必矣。汉王以为然。反间既行，羽果疑亚父。亚父去，发病死。《尚书》曰：格人元龟，罔敢知吉）。韩王窘执，胡马洞开（《汉书》曰：人有上书告楚王韩信反。陈平曰：陛下第出，伪游云梦，信闻天子以好游出，其势必郊迎谒，陛下因禽之，此特万世之事也。高祖以为然。信果郊迎，即执缚之。毛萁《诗传》曰：窘，困也。《汉书》曰：上至平城，为匈奴所围。高祖用平奇计，使单于、阙氏解围以得出）。



迎文以谋，哭高以哀（《汉书》曰：吕太后崩，平与太尉勃合谋诛诸吕，立文帝。平本谋也。又曰：高帝崩，平驰至宫，哭殊悲）。

灼灼淮阴，灵武冠出。策出无方，思人神契（孔安国《尚书传》曰：神妙无方。蔡邕《李咸碑》曰：明略兼洞，与神合契）。奋臂云兴，腾迹虎噬。凌险必夷，摧刚则脆（《吕氏春秋》曰：凡兵之用也，攻乱则脆）。肇谋汉滨，还定渭表（《汉书》萧何谓高祖曰：必长王汉中，无所事信；必欲争天下，非信无可与计事者。汉王乃拜信大将军。信说汉王曰：今王举兵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汉王喜，遂听信计，举兵出陈仓，定三秦）。京索既扼，引师北讨（《汉书》曰：汉击楚彭城，汉兵败散而还。信复发兵，与汉王会荥阳，复击破楚京、索间。齐、赵、魏皆反，与楚和，以信为左丞相，击魏）。济河夷魏，登山灭赵（《汉书》曰：信遂进击魏，魏盛兵蒲坂，塞临晋。信乃益为疑兵，陈船欲渡临晋，而伏兵从夏阳以木罌缶渡军，袭安邑，虏魏王豹。信请北举燕、赵，选轻骑二千人，人持一赤帜，从间道登山而望赵军，戒曰：赵见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拔赵帜，立汉帜。后赵空壁争汉鼓旗，奇兵驰入赵壁，皆拔赵帜，立汉赤帜。赵卒见之，大惊，遂乱走。禽赵王歇）。威亮火烈，势逾风扫（《孙子》曰：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而为变者也^[6]。故其疾如风，侵略如火，则彼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此用兵之法也）。拾代如遗，偃齐犹草（《汉书》曰：信进击代，禽夏说阏与。李奇曰：代相也。孟康曰：音焉预，邑名也。《汉书》曰：信发赵兵未发者击齐。信引兵东，遂渡河，袭齐历下军，至临菑。齐王走高密。又梅福上书曰：高祖取楚如拾遗。《论语》曰：草上之风必偃）。二州肃清，四邦咸举（据《禹贡》九州之属，魏、赵属冀州，齐、代属青州。四邦，魏、代、赵、齐也）。乃眷北燕，遂表东海（《汉书》曰：信用广武君策，发使使燕，燕从风而靡。又曰：信平齐，使人言于汉王，齐夸诈多变，反覆之国，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请自立为假王。汉王乃遣张良立信为齐王。表东海，已见《九锡文》）。克灭龙且，爰取其旅（《汉书》曰：齐王走高密，使使于楚。楚使龙且救齐，与信夹潍水阵。信乃夜令人为万余囊盛沙，以壅水上



流，引军半渡，击龙且，佯不胜，还走。龙且果喜曰：固知信怯。遂追渡水^[7]。信使人决壅囊，水大至，龙且军大半不得渡。即急击，杀龙且，楚卒皆降之。刘项悬命，人谋是与（《汉书》蒯通说信曰：当今之时，两主县命于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人谋，已见上文）。念功惟德，辞通绝楚（《汉书》曰：项王使盱眙人武涉往说信曰：足下何不与楚连和，三分天下而王齐？信辞曰：人信亲我，背之不祥。蒯通知天下权在信，深说以三分天下之计。信自以功大，汉不夺我齐，遂不听。《尚书》曰：惟帝念功）。彭越观时，弑（轡）迹匿光。人具尔瞻，翼尔鹰扬（杜预《左氏传注》曰：轡，藏。弑与轡古字通也。《毛诗》曰：赫赫师尹，人具尔瞻。又曰：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威凌楚域，质委汉王。靖难河济，即官旧梁（《汉书》曰：汉使人赐越将军印绶^[8]，使下济阴以击楚，大败楚军，拜越为魏相国。汉败彭城，越皆亡其所下城，独将其兵北居河上，往来为汉王游兵击楚，绝其粮于梁地。项籍死，封越为梁王，都定陶。《礼记》孔悝为鼎铭曰：即官于宗周）。烈烈黥布，眈眈其眚（《汉书》曰：黥布，姓英氏。项梁定会稽，布以兵属之。《周易》曰：虎视眈眈）。名冠强楚，锋犹骇电（《汉书》曰：楚兵常胜，功冠诸侯者，以布数以少败众）。睹几蟬蛻，悟主革面（《汉书》曰：汉王使随何说布，布间行与何归汉。《淮南子》曰：蟬饮不食，三十日而蛻。《周易》曰：小人革面以从君也）。肇彼梟风，翻为我扇（《汉书》曰：上立布为淮南王，与击项籍）。天命方辑，王在东夏（东夏，即阳夏也。《汉书》曰：汉王追项羽至阳夏南）。矫矫三雄，至于垓下（三雄，韩信、彭越、英布。《汉书》曰：汉王发使使韩信、彭越至，皆引兵来。黥布随刘贾皆会，围羽垓下。《毛诗》曰：矫矫虎臣也）。元凶既夷，宠禄来假（元凶，谓项羽。班固《汉书·张汤述》曰：既成宠禄，亦罹咎愿）保大全祚，非德孰可（《左氏传》楚子曰：保大定功。班固《汉书·张汤述》曰：子孙遵业，全祚保国）。谋之不臧，舍福取祸（《毛诗》曰：谋之不臧，则具是依。《左氏传》刘子曰：能者养之以福，不能者败以取祸）。

张耳之贤，有声梁魏（《汉书》曰：张耳，大梁人也，少时及魏公子毋

忌为客。《毛诗》曰：文王有声。士也罔极，自诒伊愧（《汉书》曰：张耳、陈馥相与为刎颈交。耳与赵王歇走入巨鹿，王离围之。馥自度兵少，不敢前。后耳得出巨鹿，责馥，馥怒，脱印绶与耳，耳佩其印绶。后馥以兵袭耳，耳败走。《毛诗》曰：士也罔极，二三其德。又曰：心之忧矣，自诒伊戚。诒，音怡）。脩思旧恩，仰察五纬（《汉书》耳曰：汉王与我有故，而项王强，立我，我欲之楚。甘公曰：汉王之入关，五星聚东井，先至必王。耳走汉。《易乾凿度》曰：五纬顺轨，四时和肃）。脱迹违难，披榛来泊。改策西秦，报辱北冀（《汉书》曰：汉定三秦，方围章邯废丘。耳谒汉王。又曰：汉遣张耳与韩信击破赵井陘，斩馥泜水上，追杀赵王歇于襄国。泜，音祗）。悴叶更辉，枯条以肄（以木为喻也^[9]）。《汉书》曰：汉立耳为赵王。毛萇《诗传》曰：斩而复生曰肄）。

王信韩孽，宅土开疆。我图尔才，越迁晋阳（《汉书》曰：韩王信，故韩襄王孽孙也。汉立信为韩王。上以信壮武，乃更以太原郡为韩国，徙信以备胡，都晋阳。毛萇《诗》曰：我图尔居）。卢绾自微，婉孌我皇（《汉书》曰：高祖与绾壮学书，又相爱也。班固《汉书》述《袁纪》曰：婉孌董公，惟亮天工）。跨功逾德，祚尔辉章（《汉书》曰：群臣知上欲王绾，皆曰：绾可王。上乃立绾为燕王。章，印章也）。人之贪祸，宁为乱亡（《汉书》曰：高祖崩，绾遂将其众亡入匈奴，死胡中。《毛诗》曰：民之贪乱，宁为荼毒。郑玄曰：天下之民，苦王之政，欲其乱亡也）。

吴芮之王，祚由梅锬。功微势弱，世载忠贤（《汉书》曰：天下之初叛秦，吴芮率越人举兵以应诸侯。沛公攻南阳，遇芮之将梅锬，与偕攻析、郾。上以锬有功武关，故德芮，徙为长沙王。高祖贤之，诏御史：长沙王忠，其著之甲令。《音义》曰：锬，呼玄切。郾，持益切）。

肃肃荆王，董我三军（《汉书》刘贾将贰万人，骑数百，击楚。孔安国《尚书传》曰：董，督也）。我图四方，殷荐其勋（《汉书》曰：汉王追项籍至固陵，贾使人间招楚大司马周殷，周殷反楚佐贾）。庸亲作劳，旧楚是分。往践厥宇，大启淮坟（《汉书》曰：高祖子弟弱，昆弟少，欲王同姓以镇天下，诏立贾为荆王，王淮东。《毛诗》曰：铺敦淮坟）。

安国违亲，悠悠我思。依依哲母，既明且慈。引身伏剑，永言固之（《汉书》曰：王陵以兵属汉。项羽取陵母，置军中。陵使至，则东乡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为老妾语陵，善事汉王。汉王，长者也，无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剑而死。《毛诗》曰：青青子佩，悠悠我思）。淑人君子，实邦之基（《毛诗》曰：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又曰：乐只君子，邦家之基）。义形于色，愤发于辞（《汉书》曰：陵为人少文任气，好直言。高后欲立诸吕为王，问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马而盟曰：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非约也。《公羊传》曰：孔父可谓义形于色矣）。主亡与亡，末命是期（主亡与亡，已见任昉《为范云立太宰碑表》）。

绌侯质木，多略寡言（《汉书》曰：周勃为人木强敦厚。《论语摘辅》曰：子然公顺多略）。曾是忠勇，惟帝攸叹（《汉书》曰：始吕后问宰相，高祖曰：安刘氏者，必勃也）。云霓灵丘，景逸上兰。平代禽狝，奄有燕韩（《汉书》曰：陈豨反，勃复击豨灵丘，破之，斩豨，定代郡九县。燕王卢绾反，勃破绾军上兰，定上谷、右北平、辽西、辽东）。宁乱以武，毙吕以权（《汉书》曰：高后崩，吕产秉权，欲危刘氏。勃与丞相平诛诸吕。《左传》乐桓子谓范宣子曰：夫克乱在权）。涤秽紫宫，征帝太原（《汉书》曰：勃已灭诸吕，遂共迎立代王，是为孝文皇帝。勃曰：臣无功，请得除宫。乃与太仆滕公入宫，载少帝出，乃奉天子法驾迎皇帝代邸。张衡《羽猎赋》曰：开闾闔兮坐紫宫）。实惟太尉，刘宗以安（《汉书》曰：惠帝以勃为太尉。安刘氏，已见上文）。挟功震主，自古所难（《汉书》蒯通说韩信曰：功略震主者身危）。勋耀上代，身终下藩（《汉书》上曰：丞相朕所重，其为朕率列侯之国。乃免丞相就国，薨）。

舞阳道迎，延帝幽藪（《汉书》曰：陈胜初起，萧何、曹参使唵求高祖，迎立为沛公^[10]。范曄《后汉书》顺帝诏曰：张揖窜迹幽藪）。宣力王室，匪惟厥武。总干鸿门，披阅帝宇。耸颜请项，掩泪悟主（《汉书》曰：项羽在鸿门，亚父谋欲杀沛公。樊噲闻事急，乃持楯入曰：沛公先入定咸阳，以待大王。大王听小人之言，与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